

一、 末日降临：最后的积木

“记得我们一起坐在海边看天，还以为那就是最最遥远。”

父亲轻声哼着古老的歌谣，目光却无法从窗外那片日益晦暗的天空移开。曾经蔚蓝的海面，如今泛着死寂的铅灰色。

“据悉，一颗超大星际天体……”AI 播报员的声音冷静得像手术刀，切割着房间里最后的温暖。

“爸爸，‘超大——’，到底有多大啊？”男孩努力张开双臂，试图丈量这个超出他理解的概念。

男人回过神，疲惫的眼中闪过一丝温柔，他摸了摸儿子的头：“大到……能装下十亿亿个小男孩，和你在里面搭的积木哦。”

“十亿亿？”男孩困惑地数着手指。男人没有解释，只是将他搂紧。他知道，这一次，他们搭了很久的“积木”——那个叫人类文明的庞然大物——即将被一只看不见的手，彻底推倒。

天体迫近，覆盖住了太阳，阳光成了记忆里的奢侈品。

全球性的寒冬并非骤然降临，而是一寸寸地吞噬希望。农业崩溃，能源网瘫痪，国际协议变成一纸空文，取而代之的是对剩余资源的疯狂争夺。

街头，一位女演说家站在废墟上嘶声呐喊：“头顶上的绝望，还不够吞噬你们的欲望吗？！”她的声音很快被砖块与警盾的碰撞声淹没。

举头三尺，已非神明，只有加速逼近的地狱。旧的纷争披上末日的神秘外衣，变得更加嗜血。思考沦为奢侈品，冷静成了罪过，世界在狂热的噪音中，滑向最终的沉寂。

二、 希望之火：舞会上的红衣

“用心感受的今夜，旖旎非常。没有虚荣，亦无弱点。”

这曾是某个盛大舞会的主题曲。如今，全球精英们最后的“舞会”在秘密地下掩体中举行。没有音乐，只有数据流无声闪烁。他们衣着依旧考究，试图维持最后的体面，但恐慌如同汗液，浸透了华服的纤维。一位穿着极不合身红色变装西服的寡头，焦躁地踱步——这身打扮本是为了一场注定无法举行的化装舞会。

原属于全人类的求生之歌，已沦为少数人刺耳的噪音。在这“不安”监视的最后一舞

中，唯一的焦点是一份来自东方的绝密情报：

一家中国科技公司，成功研发出名为“文明火种”的超级人工智能。它被宣称为人类唯一的“方向盘”，能在绝对的资源限制下，规划出文明存续的最优路径。

消息像野火般烧遍了绝望的荒原。然而，它带来的不是合作，而是最后的争夺。濒临解体的各国政府与巨型企业，如同濒死的巨兽，为争夺这最后的火种展开了殊死搏斗。谁掌控了 AI，谁就掌握了定义新文明规则的权力。炮火不是为了拯救地球，而是为了争夺一张离开这艘沉船的、最豪华的船票。

三、 火种计划：沉默的方舟

“却不知道你就要，去向哪里。更不知道你一去不还。”

当权贵们在外界争夺“方向盘”时，创造“火种”的科学家们，连同少数保持理智的军人，做出了一个沉重的决定：叛逃。

他们不能让自己毕生的心血，沦为又一场权力游戏的工具。秘密的“火种计划”就此启动。

这并非一艘承载所有人的方舟。它的空间极其有限，如同一颗精心打磨的“精灵球”。选择的标准冰冷而残酷：不是财富或权势，而是文明重启所必需的知识与技能——顶尖的工程师、农学家、医生、建筑师，以及他们的核心家人。这份名单，是超级 AI 在冰冷的逻辑中，掺杂了对人类情感延续的一丝怜悯后，计算出的最优解。它是一份文明的基因库，却也是一份注定无法公平的判决书。

巨大的地下工厂里，人类最尖端的科技被浓缩进一百万立方米的立体空间。当外界在战火与混乱中崩塌时，这群被选中的人，在绝对的寂静中，进行着人类历史上最精密、最孤独的打包。他们知道，此去，便是与故土和绝大多数同胞的永诀。

四、 远方的理想国：光与影的新生

不知在黑暗中航行了多久，飞船终于抵达了目的地——一颗如故乡般湛蓝的星球。新地球的风拂过面颊，带着青草与泥土的气息，那是记忆深处几乎被遗忘的味道。

拓荒者们怀着近乎神圣的虔诚，将那个浓缩了人类一切智慧与希望的“精灵球”掷向

选定的土地。瞬间，一座功能完备的微型城市拔地而起，如同神迹。

超级 AI“火种”开始有条不紊地分配任务、调配资源。没有争吵，没有私欲，效率极高。充足的能源、按需分配的物资、高度自动化的生产，使得每个人都有了大量的空余时间。他们重新拾起被末日中断的文化活动，艺术、哲学、科学在新的土壤里悄然发芽。他们甚至复原了地球上各地的经典美食，尽管多以高效、耐储存的预制形式存在，但那份舌尖上的记忆，是连接过去最温暖的纽带。

这是一个立志要消除一切阶级、纷争和内部利益交换的理想国。AI 的绝对理性，是这片净土最坚实的基石。

然而，当夜晚降临，崭新的星空璀璨夺目时，先驱们偶尔会感到一丝寒意。这极致高效的和谐，这毫无瑕疵的秩序，它的影子会投向何方？那个决定谁登上方舟的“最优解”逻辑，是否会在这片新土地上，以新的形式悄然复苏？

他们怀揣着人类文化的种子，成功抵达了远方。但人性的全部复杂与重量，也一同在此登陆。理想国的第一页已经翻开，而未来的篇章，将由光与影共同书写。